

禮

經

釋

例

禮經釋例卷十二目錄

器服之例下

凡衣與冠同色裳與鞞同色屨與裳同色

凡士冠禮賓主人兄弟擯者贊者及冠者初加見君與
卿大夫鄉先生皆用元端

凡士昏禮使者主人壻從者皆用元端

凡鄉飲酒鄉射之禮息司正皆用元端

凡士祭禮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灌視殺正祭尸主人
祝佐食皆用元端

凡士冠禮筮日筮賓宿賓爲期皆用朝服

凡飲射燕食之禮皆用朝服

凡聘禮君授使者幣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肆儀聘畢歸反命皆用朝服

凡聘禮賓至所聘之國展幣辭饗餼問卿上介問下大夫士介受餼皆用朝服

凡聘禮主國之君使卿郊勞宰夫設殽致士介餼卿接聘賓君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皆用朝服

凡士祭禮正祭賓及兄弟助祭者皆用朝服

凡大夫祭禮皆用朝服

凡士冠禮再加聘禮行聘還玉賓受饗餼覲禮郊勞士

喪禮襲既夕禮乘車所載皆用皮弁服

凡士冠禮三加士昏禮親迎士復士襲皆用爵弁服

凡聘禮君使卿歸賓饗餼下大夫歸上介饗餼夫人使下大夫歸禮上介受饗餼皆用韋弁服

凡覲禮天子用衮冕侯氏用裨冕

凡大夫之妻被錫衣侈袂士之妻纒笄宵衣

凡袒裼皆左在衣謂之袒在裘謂之裼

凡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

凡緇髮謂之纒安髮及固冠皆謂之笄

共二十例

附論語黃衣狐裘說一篇

禮經釋例

卷十三 器服之例下 附論語黃衣狐裘說
雜例 附燕樂二十六調說三篇

禮經釋例卷十二

器服之例下

凡衣與冠同色裳與鞞同色履與裳同色

廷堪案士冠禮筮日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鞞注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疏云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裳與鞞同色又履夏用葛元端黑履注履者順裳色元端黑履以元裳爲正也疏云禮之通例衣與冠同履與裳同故云順裳色也考士冠禮元端注元端卽朝服之

衣易其裳耳爲緇布冠陳之疏引論語鄭注云端諸

侯視朝之服耳皆以十五升布爲緇色正幅爲之是

緇布冠亦緇布衣也

朝服用元冠

又皮弁服注皮弁者以

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

色象焉此皆衣與冠同色者也又朝服緇帶素鞞注

以爲素裳疏云雖經不言裳裳與鞞同色既云素鞞

故曰裳亦積白素絹爲之也又皮弁服素積素鞞注

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又爵弁服纁裳鞞

鞞注纁裳淺絳裳鞞鞞縵也士縵鞞而幽衡合章

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此皆裳與鞞同色者也

又朝服注素裳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注朝服素鞞白履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同士冠禮素積白履此皮弁服之履又爵弁纁履爵弁服纁裳韎韐故亦同纁履也此皆履與裳同色者也亦有衣與冠不同色者如士冠禮爵弁服純衣緇帶注以爲純衣與帶同緇色是也亦有裳與鞞不同色者如注旣以朝服爲素裳而特牲饋食記之朝服則緇鞞是也亦有履與裳不同色者元端用黑履而裳則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是也注疏蓋舉其多者言之耳故疏亦云其衣冠異色經卽別言之衣與冠之例旣然則裳與

禮記卷之八十一
二
鞞履與裳之例可知也

凡士冠禮賓主人兄弟擯者贊者及冠者初加見君與卿大夫鄉先生皆用元端

廷堪案士冠禮冠日主人元端爵鞞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注元端士入廟之服也又云兄弟畢袵元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注畢猶盡也袵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鞞不爵鞞者降於主人也古文袵爲均也又云擯者元端負東塾又云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疏云贊者皆降主人一等衣冠雖同其裳則異故不得如主人服別云元端也前

者別云元端亦然。雖同用元端而賓主人則元裳爵鞞兄弟

則元裳緇鞞。擯者贊者據疏當黃裳雜裳爵鞞其中

亦自有等差也。又冠者初加緇布冠。賓揖之適房服

元端爵鞞出房南面。又冠畢乃易服。易爵弁服也。服元冠

元端爵鞞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卿經誤

冠義當作卿大夫。故氏繼公曰：鄉之異爵者或曰即主治一鄉者。蓋未之深考也。鄉先生皆

用元端爵鞞。士之正服也。特牲饋食禮。筮日。筮尸用

元端。蓋士禮。此士冠筮日。筮賓用朝服。加少牢。筮日

者冠禮攝盛故也。

又案士冠禮。陳服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

釋注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元端則爵鞞若緇鞞則謂之袞元。蓋又次于元端矣。餘詳朔服。惠氏棟曰袞元卽漢之衮。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袞元。淮南子云尸祝衮衮高誘曰衮純服衮墨齋衣也。篆書袞與衮相似古文作均。

又案元端者士之正服。論語公西華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端卽元端也。小相猶末擯也。皆指士而言。蓋思以其所學仕于列邦而又不當卿大夫之任。但願服士之服爲

諸侯之末擯以相禮而已此謙辭也乃或者誤會下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遂謂公西氏欲得國爲諸侯不知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裨冕豈有元端章甫以見天子者乎明代時文家之不學可笑如此

凡士昏禮使者主人壻從者皆用元端

廷堪案士昏禮納采使者元端至注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元端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有司緇裳疏云士唯有三等之裳元裳黃裳雜裳此云緇裳者卽元裳者矣經又云主人如賓服則亦元端緇裳又親迎主人元端迎于門外是使者主人皆

元端也親迎壻從者畢元端注從者有司也注不言何裳當亦緇裳如使者服也惟士攝盛故服爵弁纁裳緇袍使者及壻從者則士之羣更有司當黃裳雜裳此用緇裳者亦攝盛也

凡鄉飲酒鄉射之禮息司正皆用元端

廷堪案鄉飲酒禮明日拜賜拜辱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朝服更服元端也疏云昨日正行飲酒之禮相尊敬故朝服此乃燕私輕故元端也鄉射禮經注同疏云朝服之下衣則次元端故知釋服說朝服服元端也鄉飲酒鄉射其禮盛故用朝服息司正無

介不殺不拜至不拜洗無俎主人不崇酒不拜聚賓
不旅酬其禮殺故用元端也

又案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注戒時元端公食大
夫禮賓朝服卽位于大門外注於是朝服則初時謂

賓元端竊謂注說皆非也考鄉飲酒禮經文不言何

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
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
於此故文不具也則戒賓時當亦朝服如鄉飲酒非
若息司正注以爲服元端經有主人釋服之文爲可
據也公食大夫禮戒賓不言朝服者亦文不具其實

皆服朝服。食禮盛於燕禮。燕禮用朝服。豈有食禮戒
賓反用元端者。敖氏繼公曰。禮戒速同服。此速賓朝
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其說當矣。

凡士祭禮。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濯。視殺。正祭。尸主人
祝佐食。皆用元端。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筮日。主人冠元端。元卽位于門外。
西面。注冠端元。元冠元端。下言元者。元冠有不元端
者。不元端則朝服謂助祭者又云。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

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
又云。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宿尸。尸如主

人服宿賓。賓如主人服。又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立

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是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

殺皆用元端也。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注皆者謂

賓及兄弟此指助祭者用朝服筮日筮尸視濯亦元端是視濯

亦用元端也。又注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又

記云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鞮

注與主人同服。是正祭尸主人祝佐食皆用元端也。

裳有三等者各隨其位而服之也。助祭者皆朝服而

祝與佐食用元端者。敖氏繼公曰以其事尸於室尤

為近之。故服宜與尸同也。又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

服注上服者如特牲士元端也疏云上服對深衣在下士之正祭服元端卽是卒者生時所著之上服故尸還服之是士虞尸服亦與特牲同也

又案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敖氏繼公以爲皆之一字兼主人言之則士祭亦朝服與大夫同任氏大椿日記補經文之未具此經於筮日云主人冠端元於正祭日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主人祭服元端經有明文矣其餘助祭經無明文記云皆朝服者專據經無明文者言之也任氏之辨甚析竊謂記嫌尸祝佐食亦朝服故下文復言元端以別之不言主人者

經文已詳故也。然亦惟正祭賓及兄弟朝服耳。若筮日筮尸子姓兄弟有司羣執事仍服元端。蓋元端士之正服也。

凡士冠禮筮日筮賓宿賓爲期皆用朝服。

廷堪案士冠禮筮于廟門也。

筮日

主人元冠朝服緇帶

素鞞卽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又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注主人朝服疏云。上文筮日時朝服至此無改服之文。則知皆朝服。又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有司皆如宿服。注宿服朝服疏云。以其宿服如筮

日之服筮日朝服轉相如故知是朝服也是筮日筮
賓宿賓爲期皆用朝服也考特牲饋食禮士筮當用
元端冠禮攝盛故用朝服特牲筮日筮尸宿尸宿賓
皆用元端正祭日賓及兄弟助祭則攝盛用朝服士
冠正冠日用元端筮日筮賓宿賓爲期則攝盛用朝
服蓋相變以爲禮也士冠禮注筮必朝服尊著龜之
道則與特牲用元端不合疏曲爲之解非經意也

又案士冠禮元冠朝服緇帶素鞞注元冠委貌也此
朝服之冠也又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
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也謂同用緇色此朝服之衣與裳

也又云緇帶黑繪帶也此朝服之帶也又云素鞞白

韋鞞也

鄉飲酒記注同

此朝服之鞞也燕禮記燕朝服於寢

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鞞白履也

疏云諸侯當白身其臣則白履也

此

朝服之履也士冠禮素積白履以魁柎之

注魁肩始柎注也

緇絢

狀如衣刀縷縫中純也

純博寸此皮弁服之履

經不云皮弁者以皮弁服與朝服皆同用素裳白履

故也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鞞注緇

鞞者下大夫之臣敖氏繼公曰朝服用元端之衣冠

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元端此緇鞞者其別

於大夫助祭之賓歟敖氏之說較注加詳蓋朝服雖

緇鞞亦素裳若裳與鞞同色則元端非朝服矣

又案素裳白履則爲朝服元裳黃裳雜裳黑履則爲元端餘皆同也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元注元冠有不元端者疏云不元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服不著元端故也若然元端一冠冠兩服也士冠禮元端黑履青絢纒純博寸注履者順裳色元端黑履以元裳爲正也

元黃雜三裳皆同用黑履

此元端之履元端朝服

其裳色不同考禮之通例履與裳同色故其履色亦

不同此元端朝服之分也

陳氏祥道解朝服元端與鄭異不可從

凡飲射燕食之禮皆用朝服

廷堪案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鄉飲酒禮明日
賓服鄉服以拜賜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
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又云主人如賓服以拜
辱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疏云此主
人與賓俱朝服又射畢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
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是鄉飲
酒鄉射皆用朝服也唯息司正主人始釋朝服更服
元端也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朝服者諸侯與其羣
臣日視朝之服也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于大門
外如聘又云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又禮畢明日

賓朝服拜賜于朝。又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賓朝服，以受。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又大夫相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是燕食之禮，皆用朝服也。禮記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呂氏大臨曰：諸侯之射，大射也。燕禮用朝服，則大射亦用朝服矣。

又案鄉射及公食大夫戒賓注，以爲皆用元端。經無明文，疑不可從。說見前。

凡聘禮，君授使者幣，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肆儀聘畢歸，反命皆用朝服。

廷堪案聘禮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又云宰
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此君授使者幣也
又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
又云上介釋幣亦如之又使者載膺帥以受命于朝
君朝服南鄉此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也又未入竟
壹肆注肆習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又云朝服無主
無執也注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褻也徒
習其威儀而已此肆儀也又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
服載膺注行時稅舍于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
以俟君命敬也又云乃入陳幣于朝此聘畢歸反命

也。又使者若有私喪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是使者反命，雖有故亦朝服也。此皆君與使者在本國所行之禮，不與異國之君相接，故皆用朝服，不用盛服也。

凡聘禮，賓至所聘之國，展幣辭饗餼，問卿，上介問下大夫，士介受餼，皆用朝服。

廷堪案：聘禮入竟，斂燼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

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

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

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此展幣也。又君使卿歸饗

餼。賓朝服禮辭。注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下經

賓受饗餼用皮弁服。此辭饗餼也。又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

此問卿也。皆賓用朝服者也。又上介朝服三介問下

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又歸士介餼。士介朝服

北面再拜稽首受。此上介士介用朝服者也。考聘賓

至所聘之國。惟與主國之君相接。行聘享覲及受饗

餼。受還玉禮重者皆用皮弁服。其餘禮輕者皆用朝

服隆殺之義也。士介受餼用朝服，不同。賓用皮弁服。上介用韋弁服者，以宰夫歸士介餼，亦用朝服致之，故也。

凡聘禮，主國之君使卿郊勞，宰夫設殮，致士介餼，卿接聘賓，君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皆用朝服。

廷堪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張旛，君使下大夫請行，反

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注：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

尊賓也。其服皆朝服，此郊勞也。據注：請事請行亦朝服，請事在未入竟時。

又致館後宰夫朝服設殮。注：食不備，禮曰殮。此設殮

也。皆主國之君使人於聘賓也。又士介四人皆餼，大

半米百筭設于門外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此主國之君使人於士介也。又賓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此主國之卿接聘賓也。皆用朝服。又公於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此卽公食大夫之禮也。公食大夫是主國之君食小聘大夫此是食大聘大夫故其禮同用朝服也。又聘禮記各以其爵朝服注此句宜在凡致禮下考下記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注凡致禮謂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酌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

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於簠。簠饗禮。今亡。聘禮又云致饗以酬幣。亦如之。謂如不親食之禮也。饗禮篇亡。以此經考之。或亦用朝服。如食禮。歟。考主國之君。惟親接聘賓。行聘享覲之時。用皮弁服。使卿歸賓饗餼。使下大夫歸介饗餼。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用韋弁服。君使卿還玉于館。用皮弁服。行聘及還玉。是盛禮歸饗餼歸禮。皆主國所以優聘賓者。亦盛禮。故盛其服也。郊勞設殮。其禮殺。故用朝服也。致士介餼。不用韋弁服。而用朝服者。士介賤。故殺其禮也。卿接聘賓用朝服者。辟君也。皆聖人制禮之精義也。

凡士祭禮正祭賓及兄弟助祭者皆用朝服。

廷堪案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鞞注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元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鞞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特牲饋食禮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亦據記文而言也其餘謂賓及兄弟也不元端則朝服矣主人元端賓及兄弟皆朝服者助祭攝盛故也。

又案士喪禮卜曰族長泄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
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注吉服服元端也
任氏大椿曰士喪禮筮宅未著占者何服以雜記注
考之則占者當朝服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
占者朝服注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士筮
宅占者既用朝服則士卜日占者不得用元端蓋元
端輕於朝服而卜重於筮孔雜記疏引士喪禮文云
卜日占者元端則其服反輕於筮宅之朝服矣於義
例似未合其說是也至於以元端止爲族長及宗人
言之竊恐未然經但云吉服不云元端元端者注說

也。又雜記鄭氏注朝服純吉服也。則亦以吉服爲朝服矣。考士冠禮筮日。主人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則此卜日族長及宗人亦當與。占者同服朝服也。又既夕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注衣朝服。服未可以變。又云道車載朝服。注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亦皆士禮用朝服者也。

凡大夫祭禮皆用朝服

廷堪案少牢饋食禮筮日。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韉。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又朝服筮尸。如筮日之儀。又爲祭期。主人門東南

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又祭日視殺視濯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是筮日筮尸請祭期視殺視濯皆用朝服也又饌器畢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是主人正祭亦用朝服也大夫祭用朝服士祭用元端者大夫尊而士卑也士助祭者亦用朝服攝盛也少牢饋食禮助祭者及尸祝佐食經俱不云何服當亦用朝服與主人同也若助祭者別服盛服則經必特言之不蒙上主人之文也大夫助祭者不攝盛嫌偏也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鄭氏注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

爾孔氏正義曰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元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已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元冠不爵弁經傳之說不同故鄭孔云然也

又案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尸弁冕而出注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孔氏正義曰儀禮特牲尸服元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今少牢無此文或孔氏因特牲尸如主人服而推之耳

凡士冠禮再加聘禮行聘還玉賓受饗餼觀禮郊勞士喪禮襲旣夕禮乘車所載皆用皮弁服

廷堪案士冠禮再加賓揖之卽筵坐

冠者卽筵坐也

櫛設筴

賓盥正纚如初

如始加纚布冠時也

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

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

服素積素鞞容出房南面注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

繁此冠禮用皮弁服者也聘禮厥明訝賓于館賓皮

弁聘至于朝注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又云公

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又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注玉

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

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

敢不終也又云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受玉還玉皆

聘之正禮故皆用皮弁服。又君使卿歸賓饗餼，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受饗餼亦禮之盛者，故用皮弁服。此聘禮用皮弁服者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此覲禮用皮弁者也。士喪禮陳襲衣皮弁服，注皮弁所衣之服也。其服白布衣素裳也。既夕記薦乘車載皮弁服，此喪禮用皮弁服者也。又聘禮受饗餼，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注此拜亦皮弁服。疏云以其受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弁也。此則經無明文，據注是亦用皮弁服也。

又案士冠禮陳服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注此與君

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此皮

弁之制也注又云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

焉此皮弁之衣也注又云積猶辟也以素爲裳

疏云衣裳

言素者謂白纁也

辟蹙其要巾此皮弁之裳也經云緇帶素

鞞此皮弁之帶與鞞也經又云素積白履以魁柎之

緇絢纒純純博寸注魁蜃蛤柎注也此皮弁之履也

朝服亦用此履

敖氏繼公曰皮弁次于爵弁亦士之尊服也

其衣蓋亦絲衣而色如其裳此謂皮弁以素爲衣與

注以白布爲衣之說不同

士喪禮皮弁服注亦云白布衣裳也

後儒

多不之信。然考聘禮，公側授宰玉，褻降立。注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皮弁與素端爲二服。孔氏正義曰：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歟。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於皮弁而言之也。

凡士冠禮三加，士昏禮親迎，士復士襲，皆用爵弁服。

廷堪案：士冠禮三加，賓降二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韠其他如加皮弁之儀。此冠禮用爵弁者也。士昏

禮親迎主人

注主人婿也婿爲婦主

爵弁纁裳緇袵注爵弁而

纁裳元冕之次此昏禮用爵弁者也士喪禮復者一

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注爵弁服

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又陳襲服爵弁服

純衣此喪禮用爵弁服者也皆攝盛也周官司服云

凡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考爵弁尊于皮

弁則爵弁非士之常服明矣又既夕記復者朝服左

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注衣朝服服未可以變疏云復

者士之有司著朝服張氏爾岐曰方冀其生故復者

服朝服不變其所執則經所云爵弁服也

又案士冠禮陳服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爵
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其
布三十升疏云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
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
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
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此爵弁之制也
又注云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
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
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
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爵弁之衣
裳與帶也注又云韎韐韐韐也士緇韐而幽衡玉藻
文

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韋之制似鞞此爵
弁之鞞也

敖氏繼公曰不曰鞞者尊之異其名其在冕服者尤尊則謂之鞞

又經云

爵弁纁屨黑絢纒純純博寸注爵弁尊其屨飾以纒
次此爵弁之屨也士昏禮親迎主人爵弁纁裳緇袍
注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袍者空其文明
其與袍俱用緇袍謂緣是爵弁服纁裳而緣以緇也
爵弁服元衣纁裳已全同冕服而但以緇緣裳爲異
也陳氏祥道曰古文弁本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
然非如冕也其說爵弁之形與注不同又曰韋其質
也爵其色也則以爵弁爲卽韋弁若然又當以韋布

爲衣

或韎韁
爲衣

與冠同色矣

又案弁服吉者凡三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

皮弁服二也元端三也元端卽朝服之異其裳者故

言元端卽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

弁服二也祿衣三也疏云祿衣則元端又連衣裳是

祿衣卽元端也又周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蓋

韋弁稍次于爵弁或衣裳小異

爵弁緇衣韋弁韎
布衣或韎韁衣

猶

元端之於朝服故言韋弁卽兼爵弁也又云眡朝則

皮弁服二也又云凡甸冠弁服三也鄭氏注冠弁委

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

是冠弁卽朝服也言朝服則兼元端矣

凡聘禮君使卿歸賓饗餼下大夫歸上介饗餼夫人使下大夫歸禮上介受饗餼皆用韋弁服

廷堪案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注變皮弁服韋弁敬也此歸賓饗餼也又上介饗餼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此歸上介饗餼也又云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夕問卿之夕也此夫人歸禮於賓與上介也皆用

韋弁服疏云春官司服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眡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行聘享等皆皮弁至歸饗餼則韋弁故注以爲敬也又聘禮歸饗餼上介韋弁

以受則上介受饗餼亦用韋弁服注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前此賓受饗餼用皮弁服故注云然也

又案聘禮韋弁注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考司服鄭氏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

與聘禮注互異故疏以爲無正文也

詩采芑朱芾斯皇箋云韋弁服

朱衣裳亦不云素裳陳氏祥道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

禮禮記有爵弁

書二人雀弁雀爵同

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

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

曰以爵韋爲弁謂之韋弁則爵弁卽韋弁耳觀弁師
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士冠禮次加
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服皮弁及歸饗
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
弁耳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易氏被曰韋弁卽爵弁
也荀子士韋弁注謂以爵韋爲鞞而戴弁也敖氏繼
公曰韋弁卽爵弁也其服純衣纁裳鞞鞞纁屨其說
皆與陳氏同然則爵弁之曰韋弁猶之皮弁之曰綦
弁也書顧命四人綦弁孔
傳綦文鹿子皮弁竊謂爵弁緇衣韋弁鞞衣
韋弁爵弁之衣不同如元端朝服之裳不同故有二

名此禮經既有爵弁復別出韋弁也

凡覲禮天子用衮冕侯氏用裨冕

廷堪案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注衮衣者裨之上也
纁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
而冠冕以俟諸侯見是天子用衮冕也上經又云侯
氏裨冕釋幣于禰注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
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
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
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是侯氏用裨冕也
衮冕注云衮衣者裨之上是衮冕非裨冕也此注又

云大裘爲上其餘爲裨則兼裘冕言之蓋據司服公之服自裘冕而下如王之服也陳氏祥道曰覲禮侯氏裨冕曾子問曰大祝裨冕執束帛又曰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玉藻曰諸侯裨冕以朝樂記曰裨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荀卿曰大夫裨冕鄭康成釋覲禮曰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裨釋玉藻曰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也鄭司農釋周禮特以鷩爲裨衣拘矣考覲禮經文既云裘冕又云裨冕則裘冕而上謂之裘冕鷩冕而下謂之裨冕明矣故鄭注亦云衮衣者裨之上也鄭司農以鷩爲裨衣

蓋統驚冕而下言之非專釋驚冕也。敖氏繼公曰：是時天子受覲亦服其裨冕，故覲者不得服其上服也。若然則經文何不直云天子裨冕而云天子衮冕乎？其失固不待辨矣。

又衮冕服皆元衣纁裳，周禮春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又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驚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

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

之服。鄭氏注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

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

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

書益稷曰

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

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

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

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

天官司裘疏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

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

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

三章裳四章凡七也。畫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

一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云此無正文。竝鄭以意解之。所謂六冕也。合韋弁皮弁冠弁爲王之吉服。九故司服又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也。

又案鄭氏鍔曰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君臣無別。其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今以此經文質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則不服衮冕。可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不服日月星辰。

可知經文謂自衮冕而下則衮服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王服十二章明矣說與康成異楊氏復敖氏繼公皆主之近方氏苞戴氏震亦謂大裘而冕當爲十二章之服也

凡大夫之妻被錫衣侈袂士之妻纒笄宵衣

廷堪案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又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注被錫讀爲髮鬢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鬢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纒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袂三尺三寸袂

尺八寸是大夫之妻被錫衣侈袂也。

主婦贊者一人當亦是大夫之

妻來助祭者疏不明析

士昏禮親迎姆纒笄宵衣注纒縮髮笄

今時簪也纒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姆亦元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又婦見舅姑纒笄宵衣特牲饋食禮主婦纒笄宵衣注纒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是士之妻纒笄宵衣也士昏禮親迎女次純衣纁衽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

其色元 衽亦緣也據注此所謂次卽少牢被錫也則純

衣當亦侈袂之衣士妻而被錫衣侈袂者昏禮攝盛

也故見舅姑仍纒笄宵衣矣又云女從者畢袵元纒

笄被穎黼注袵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穎禪也詩

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楊氏復曰特牲注以緇爲衣此以緇

爲領二說抵牾 考士冠禮冠日兄弟畢袵元凡元端者爵鞞

若緇鞞則謂之袵元蓋又次于元端矣昏禮女從者

畢袵元其亦宵衣之次歟

又案周禮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

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謂以素沙爲六服之裏也辨外內命婦之

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
次追衡笄以春官司服推之男子衮冕猶婦人之褱
衣也男子鷩冕猶婦人之揄狄也男子毳冕猶婦人
之闕狄也男子希冕猶婦人之鞠衣也男子元冕而
下猶婦人之展衣也男子皮弁而下猶婦人之緣衣
也男子之冕猶婦人之副與編也男子之弁與冠猶
婦人之次也以禮經推之男子爵弁服猶婦人之次
展衣也男子朝服猶婦人之次緣衣也至於男子元
端則婦人之纒笄宵衣矣故少牢大夫祭禮主人朝
服主婦被錫衣侈袂特牲士祭禮主人元端主婦纒

笄宵衣也。又士昏禮男子爵弁則女次純衣者展衣也。少牢男子朝服則主婦被錫衣侈袂者緣衣也。楊氏復以少牢爲展衣。士昏爲緣衣。蓋徒以大夫士意衡之而不知士昏禮女亦攝盛也。

又案士昏禮女次純衣。疏云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注婦人尙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又女從者畢袵元注袵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疏云此袵讀從左氏均服振振一也。故云同元上下皆元也。同者卽婦人之服不殊裳。據此則婦人之服衣裳皆同色。不獨女從

者畢袵元爲然矣

凡袒裼皆左在衣謂之袒在裘謂之裼

廷堪案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注袒左兔衣也

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

遂注同聘禮受玉畢裼降立法凡禮禮袒通裼者左疏

云言吉凶皆袒左也士喪禮主人左袒檀弓云吳季

札左袒右還其封大射亦左袒覲禮注凡以禮事者

左袒是凡袒裼皆左也在衣謂之袒者如鄉射記大

夫與士射袒纁襦又云君袒朱襦以射大射儀小臣

正贊袒公袒朱襦是也在裘謂之裼者如玉藻君衣

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褰元緇衣以裼之麕裘青豸褰紋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是也士射經雖不云袒何禴其實當亦有衣不肉袒但不必定以纁襦朱襦故不言耳說者或以爲肉袒非也若肉袒及右袒則經必特言之如鄉射記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覲禮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是也大射言袒不言裼者舉春秋以該冬夏也聘禮言裼不言袒者舉冬以該三時也鄉射言袒不言裼者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其時不用裘故也覲禮言袒不言裼者周禮大

宗伯秋見曰覲其時亦不用裘故也覲禮並不言襲者蓋其節文別見於三時禮中故文不具也

又案不袒裼則謂之襲凡衣皆有之不獨裘也鄉射大射二篇既云袒復云襲是也曲禮有藉者則裼孔氏正義曰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此定說也吳氏澄以直其領而露出裼衣爲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爲襲近蔡氏德晉以兩袖微捲起爲裼下其所捲之袖爲襲皆非也聘禮裼降立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夏則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上有上服春秋則袷禘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上有上服皆同賈氏於

春夏秋三時皆曰中衣不曰此亦定說也孔氏穎達
褻衣益如在裘始謂之褻也
以裘之外有褻衣一重襲衣二重正服三重郝氏敬
以裘之外卽爲禮服皆非也至於萬氏斯大曰裘上
有褻衣不加深衣曰褻夫深衣尙卑于
元端豈有行聘之時皮弁服上反加以深衣之理其
謬尤不待辨矣

凡執玉有藉者褻無藉者襲

廷堪案有藉無藉其說有二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
襲注藉謂纁也纁所以緼藉玉禮記曲禮執玉其有
藉者則褻無藉者則襲鄭氏注藉藻也
陸氏釋文藻本又作纁

褻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褻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皆以纁爲襲者也。此一說也。曲禮鄭注又云：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褻亦是也。則以束帛爲藉者也。此又一說也。聘禮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疏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褻。據此，賈人垂纁以授上介，上介不襲受之時也。其無藉則襲。據此，上介屈纁以授賓，賓襲受之時也。此釋鄭氏前一說者也。曲禮正義熊氏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褻，襲圭璋特以下，又明賓主各自爲褻，襲謂聘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褻亦是也。此釋鄭

氏後一說者也。又表記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鄭氏注：「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是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受享是也。」亦用後一說。是後如陳氏祥、道、陸氏佃、楊氏復、敖氏繼、公陳氏澹，皆主以束帛爲藉之說，而不取以纁爲藉之說。近張氏爾岐、江氏永諸儒亦然。則後說之義長也。朱氏熹曰：「陳氏陸氏但取鄭注後說，而用熊氏之義，似亦有理。今未敢斷其是非，故悉著其說，以俟知者。」蓋慎之也。至於曲禮正義，又引皇氏說：「圭璋旣是寶，必以物覆襲之。」又云：「非但人有裼襲，其玉亦有裼襲，則非經注之意，不可從。」

又案或疑專主鄭後說恐遺漏經文賈介一邊載氏
震曰聘之襲也其時去纁而又無錦帛等藉之享之
裼也雖去纁而有錦帛爲之藉鄭氏兼纁與束帛以
解記所謂藉本非兩說其注聘禮上介不襲云盛禮
不在於已也又纁雖不垂亦非無藉之謂故引曲禮
以證不當襲後人誤會而以垂纁爲有藉屈纁爲無
藉殆失之可謂深得鄭意矣

又案射禮有事則袒無事則襲說見射例中

凡緇髮謂之纁安髮及固冠皆謂之笄

廷堪案士冠禮陳設緇纁廣終幅長六尺注纁今之

橫梁也。將充也。纒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

又再加設笄，疏云：是紒內安髮之笄也。若安髮之笄，

則緇布冠亦宜有之。緇布冠無固冠之笄。此男子之纒與笄也。

士昏禮：親迎，姆纒笄。注：纒韜髮笄。今特簪也。纒亦廣

充幅長六尺。又女從者纒笄。又婦見舅姑，纒笄。特牲

饋食禮：祭日，主婦纒笄。注：纒笄首服。此婦人之纒與

笄也。皆安髮之笄也。士冠禮：陳設皮弁笄。爵弁笄。緇

組。紒纒邊。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以爲紒，垂爲飾。

此固冠之笄也。惟男子有之。士冠疏云：笄有二種。一

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弁冕固冠之笄。特牲疏云：冠

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婦人笄對男子冠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又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

又案緇布冠無固冠之笄但用缺項士冠禮缺項注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緇布冠無笄者著頰鬣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頰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也滕薛名齒爲頰蓋以漢法况之故王氏應麟引隸釋武榮碑闕幘以證卷幘也陳氏祥道曰鄭說缺項之制蓋有所傳敖氏繼公及近江氏永乃別爲之說然於他經亦

無確據固不若注說之猶爲近古也

論語黃衣狐裘說

宣城張生其錦讀詩羔羊正義問於余曰論語黃衣狐裘當從其說否余嘉其有識而惜其未暢也乃爲之說曰論語鄉黨篇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邢疏以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弁服皆是也唯黃衣狐裘則以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嘗竊疑其不倫焉詩羔羊素絲五緇孔氏正義曰若兵事旣用韎韍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然則黃衣狐裘者韋弁服也韋弁服陳氏禮書以爲卽爵弁服是也按

弁服之制有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元端三也元端卽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卽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祿衣三也賈疏謂祿衣則元端又連衣裳是祿衣卽元端之不殊裳者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砥朝則皮弁服二也凡甸冠弁服三也韋弁服卽爵弁服也冠弁服卽朝服也以論語考之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麤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儀禮周禮先爵弁服後朝服者自重而迷輕也論語先朝服後爵弁服者由輕而溯重也比類而觀其義見矣論語記士之三正服

不應去爵弁服而忽雜以黃衣黃冠之野夫艸服也黃衣狐裘之爲韋弁服詩正義已有明文而世但知宗邢氏說故因張生之問而申之如此難者曰儀禮既有爵弁服又有韋弁服自是二服不可如陳氏說以韋弁服當爵弁服也答之曰韋弁服卽爵弁服但異其衣耳其弁則同當如陳氏說也鄭注爵弁服以爲緇衣韋弁服以爲韎布衣司服注又以爲韎韋衣是鄭氏亦無定說今考禮器所謂士元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也禮之通例弁服則衣與冠同色不當用緇又皮弁服上下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色蓋用纁衣韋弁服蓋用韎韋

衣其衣不同故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爲朝服。緇衣元裳爲元端。其實皆一物也。難者又曰。緇衣非黃也。何以謂之黃衣。答之曰。此褻衣非正服也。褻衣黃取其與正服相類也。周禮司服鄭注。凡冕服皆元衣。緇裳。賈疏云。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卽是緇色。故以緇色爲名也。是緇與黃相類也。又何疑乎。

禮經釋例卷十二終

禮經釋例卷十三目錄

雜例

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略如飲酒之禮

凡燕四方之賓客略如燕其臣之禮

凡昏禮婦至設饌及婦饋舅姑略如食禮

凡舅姑饗婦饗從者略如饗賓客之禮

凡冠醴子昏禮婦略如禮賓之禮

凡女父見婿略如見賓客之禮

凡婦見舅姑略如臣見君之禮

凡聘賓私獻于主君略如士介覲之禮

禮記釋義 卷之三 禮
凡大射飲公略如賓賡爵于公之禮

凡昏禮婦奠菜聘禮賓介將行及使還有事于禰廟略
如祭禮

凡燕禮命賓聘禮命使者皆于燕朝聘禮授幣及反命
皆于治朝聘賓初至及將聘皆于外朝

凡卜筮皆于廟門唯將葬則于兆南

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

凡樂瑟在堂上笙管鐘磬鼓鼗之屬在堂下

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間歌四
謂之合樂

凡士禮冠昏喪祭皆攝盛

凡適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外

按凡冠昏之禮有類可歸者散見諸例無類可歸者皆附于雜例

凡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醮之以酒

凡冠禮或醴或醮皆三加

凡昏禮使者行禮皆用昕唯壻用昏

凡冠于禰廟昏于寢

共二十一例

附燕樂二十八調說上中下三

禮經釋例卷十三目錄

禮經釋例卷十三

歛凌廷堪次仲學

雜例

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略如飲酒之禮

廷堪案鄉飲酒禮明日

行禮之明日
賓拜賜後

主人釋服

注釋
朝服

更服元
端也

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御唯

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此
鄉飲酒明日息司正之禮也故注云息勞也勞賜昨
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無介則但以司
正爲賓不殺則無俎皆殺於飲酒正禮鄉射禮明日

賓拜賜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遽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解遂無算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此鄉射明日息司正之禮也與鄉飲息司正禮同但經文較詳耳無介下注云勞禮略貶於飲酒也已下皆記禮之異者又遂無算爵下注云言遂者明其間闕也賓坐奠解于其所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坐于賓賓降說屨升坐矣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于無算爵又無司正下注云使

擯者而已。不立之。蓋注又推言經之所未詳者。皆殺于飲酒之正禮也。

又案士冠禮賓字冠者畢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

注

出外門將醴之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

注此醴當作禮

又云乃醴

賓以一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注云介賓之輔以贊爲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輔敖氏繼公曰醴賓之時贊冠者爲介與鄉飲酒相類則是壹獻之禮賓介而下皆然也其獻及酬酢亦略如鄉飲酒之儀歟竊謂此禮當如飲酒唯用醴

不用酒及酬賓有束帛僂皮爲異疏因其有酬幣遂云此禮賓與饗禮同注謂與鄉飲酒同疏請與饗禮同敖氏曰此禮用醴蓋因醴子用醴而爲之若不醴子而醴則此禮亦因之而用酒歟用酒則爲饗蓋兼取鄭賈二說

凡燕四方之賓客略如燕其臣之禮

廷堪案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胥不啻肺不啻酒其介爲賓無膳尊無膳爵注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

公卽席小臣請執筯請羞者乃迎賓也苟且也假也
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
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
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
敬也肴折俎也不啻啐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
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爲賓指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
獻公既獻苟敬乃媵觚羣臣卽位如燕也無膳尊膳
爵者降尊以就卑也又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
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
注受賜謂公鄉者酌之至燕主人事實之禮殺賓降

洗升媵解于公答恩惠也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
爲苟敬注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
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已于是辭爲賓君聽
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
更降迎其介以爲賓又云宰夫獻注爲主人代公獻
是燕四方之賓客唯無膳尊膳餼餘皆如燕其臣之
禮也不以賓爲賓而以上介爲賓者猶之燕已之臣
不以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也賓爲苟敬席于阼階
西北面者猶之燕已之臣獻諸公之禮也苟敬之苟
戴氏震曰說文苟自急救也音棘从艸省與苟且字

不同說與注異

又案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
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
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
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此燕之盛禮蓋兼四方之賓客
言之禮記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郊特牲賓入大
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皆作肆夏鄭氏破禮器肆夏為陔夏者蓋以為助祭
之後禮畢客醉而出而燕禮又有賓出奏陔之文其
實禮器大饗即賓客燕饗之饗非祫祭先王不必率

合助祭

凡昏禮婦至設饌及婦饋舅姑略如食禮

廷堪案士昏禮婦至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清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清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御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掛婦卽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清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酒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荅拜酌婦亦如之

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臍肝。皆實于菹豆。卒爵皆拜。贊荅拜受爵。再酌如初。無從三酌。用登亦如之。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坐祭。卒爵拜。皆荅拜。興主人出。婦復位。此婦至設饌也。有醬。清黍稷俎。豆無籩。似食禮。卒食後酌。酌又似祭禮。所謂鬼神陰陽也。又醴婦訖。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竝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酌。無從。此婦饋舅姑也。如取女禮。謂如婦至設饌。同牢禮也。皆略如食禮也。

凡舅姑饗婦饗從者略如饗賓客之禮。

廷堪案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注饗謂亨大牢以飲
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先後也
疏云食禮既亨大牢明饗禮亨大牢可知但以食禮
無酒饗禮有酒故以飲賓言之又云上介壹食壹饗
注饗食賓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

饗賓介爲

介見下
記文

又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

以侑幣如致饗無值

此是食禮
故云侑幣

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注酬幣饗禮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
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又云
大夫于賓壹饗壹食

此饗在
食前

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

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聘禮記大
夫來使無罪饗之其介爲介注饗賓有介者尊賓行
敵禮也覲禮饗禮乃歸注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
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王公三享
今周禮掌客三食三燕侯伯再享再食再燕子男一
作饗下同享一今周禮一食一燕此皆言饗禮也饗食燕三大
作壹下同禮唯公食大夫禮及燕禮存饗禮篇亡不可考矣士
昏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
北洗奠酬注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
堂設兩洗者獻酬酢以潔清爲敬奠酬者明正禮成

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

爵

此卽鄉飲使人舉觴
燕禮使人廢爵也

又云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

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注言俎則饗有牲矣疏云

案雜記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是賓所當得

也饗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故歸俎

此饗婦婦亦不食故歸之也

按公食大夫亦歸俎非
以不食故說恐非蓋飲

酒禮雖但取俎授從者
饗食禮盛故歸之也

又舅饗從者以一獻之禮酬

以束錦注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

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作帛

敖氏從古
文作帛

疏云此一獻

與饗婦一獻同禮則異彼兼有姑此依常饗賓客法

又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注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凡饗速之疏云案聘禮饗食速賓則知此舅姑饗送者亦速之也凡速者皆就館速之又增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士昏記婦席薦饌于房注醴婦饗婦之席薦也疏云醴婦時唯席與薦其饗婦并有俎不饌于房從鼎升于俎又設于席前又云饗婦姑薦焉注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篋在東北面盥婦酢舅更爵自薦敖氏繼公曰凡卑者受尊者獻則不敢酢此婦乃酢舅者饗婦則婦如賓也自薦者爲姑親薦已故不

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又云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注不敢與尊者爲禮又云凡婦人相饗無降吳氏廷華曰不降者婦人不下堂饗禮之儀節可見者如此而已是舅姑饗婦饗從者略如饗賓客之禮也疏云饗用醴酒敖氏云飲人而用牲焉曰饗皆據經注推言之吳氏廷華曰王制疏崔氏云饗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爲獻取數畢其大略而已據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則饗食燕三者儀節大概相似而少異也又聘禮記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注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

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于簠筐饗禮。今《疏》云案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饗禮。《疏》云無文以知之。故《疏》舉左傳爲證也。左傳饗皆作享。

又案王制《疏》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蓋亦據經傳推而知之。竊謂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膳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

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其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又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二篇辭句小異。皆指賓客食饗之饗。觀郊特牲上文大饗之席。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及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可見鄭氏乃以禮器爲禘祭先王。孔疏又以郊特牲爲朝聘庭實。皆非也。

凡冠醴子昏醴婦略如禮賓之禮

廷堪案士冠禮三加畢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枏覆之而葉賓掛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授醴于戶東加枏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卽筵坐左執解右祭脯醢以枏祭醴三筵末坐啐醴捷枏興降筵坐奠解拜執解興賓荅拜此賓醴冠者也與昏禮醴使者聘禮禮賓大略相同唯昏禮有几聘禮兼有幣與庭實耳士昏禮婦見舅姑畢贊醴婦席于戶牖間側尊斝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枏面枋出房席

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
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醢三降席東
而坐啐醢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
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此舅姑醴婦也亦大略如
禮賓之禮舅姑不親醴而使贊醴之者舅姑尊猶之
燕禮公不親爲主人而使宰夫獻賓也

又案士昏記壻見女父主婦畢主人請醴及揖讓入
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
此禮有獻酬有薦與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同但
無束帛饌皮耳非聘禮禮賓也舅姑贊婦送者亦然

但彼曰饗此曰醴爲異

凡女父見壻略如見賓客之禮

廷堪案士昏禮親迎壻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

上右几注主人女父也又云主人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

賓東面答拜賓壻也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

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

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此親迎壻

見女父之禮也唯主人西面賓北面再拜稽首主人

不降送爲異餘與士見于大夫同也又士昏記若不

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

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辭其奠摯也摯禮

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此不親迎壻

見主人父即女之禮也又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

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

出此不親迎壻見主婦之禮也壻見主人亦略如賓

客之禮婦見舅姑如臣之見君女父見壻如主人之

見賓陽尊陰卑之義也

凡婦見舅姑略如臣見君之禮

廷堪案士昏禮婦至成禮明日夙興婦沐浴纒笄宵

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在阼

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

姑席在房外。

婦執筭棗栗自門入。

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

此婦見舅之禮也。婦奠摯。舅撫之。猶觀禮。侯氏四享。

王撫玉也。敖氏繼。公曰撫之。示受之。其說是也。又云。

降階受筭服修。升進北而拜。奠于席。姑坐舉以典。拜。

授人。注。人有司。姑執筭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

則宰徹之。此婦見姑之禮也。姑舉摯。授人。猶聘禮。公。

側授宰玉。享。公側授宰幣也。皆略如臣見君之禮也。

不降階拜者。婦人禮異于男子。且辟君也。

凡聘賓私獻于主君。略如士介覲之禮。

廷堪案聘禮上介覲後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
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
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
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
中庭以東此士介覲之禮也又聘禮記既覲賓若私
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再拜
稽首擯者東而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
公答再拜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宰夫
于中庭此覲後賓私獻之禮也二禮亦大略相同蓋
賓之私獻自同于士介不敢當客禮也

凡大射飲公略如賓餼爵于公之禮

延堪案大射儀若飲公則侍射者

謂公在不勝黨侍射者謂賓

降

洗角解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

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

降洗象解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公卒解此下賓飲燕禮大射獻士後賓降洗

升騰觶大射作解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大射作小臣正

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解大射作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

拜小臣大射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公坐

取賓所媵解

大射作解

與唯公所賜二禮大略相同唯飲

公之禮公卒此解

媵解之禮公取此解爲士舉旒爲

小異耳

詳見射例

鄉射記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注如燕賓

媵解于公之禮是也

凡昏禮婦奠菜聘禮賓介將行及使還有事于禰廟略

如祭禮

廷堪案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

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而

張氏爾岐曰席于與者舅席也席于

北方者

祝盥婦盥于門外

疏云盥于門外此亦異于常祭

婦執筭菜

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

于皇舅某子婦拜扳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

如初

此奠菜于舅也

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

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

此奠菜于姑也

婦出祝闔戶

注奠菜者以筐祭菜也蓋用墓不設饌此禮無佐食

但有祝較祭禮爲殺又云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

姑醴婦之禮亦事亡如事存之意此昏禮婦奠菜略

如祭禮也聘禮授幣訖厥明賓朝服釋幣于廟有司

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

注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

主人

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

敖氏曰不稽首變于祭祝不拜辟君禮

釋幣制

元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

注少

頃之間示有俟于神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又

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注天子諸侯將

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此賓

介將行有事于禰廟也又反命訖釋幣于門乃至于

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

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三獻猶特

牲少牢之三獻也一人舉爵猶特牲有司徹之舉解

也席于阼注云爲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不

酢于室異于祭此賓介使還有事于禰廟也皆略如

祭禮其將行釋幣于行使還釋幣于門亦祭禮之屬

也將行先于廟後于行使還先于門後于廟亦以相變爲文也又禮記曾子問云凡告用牲幣鄭注云牲當爲制卽據此禮而言

又案聘禮記賜饗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盼肉及庾車注羹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餼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于禰不祭可也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

與息司正相類矣。而有不類者。燕禮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公食與饋舅姑相類矣。而有不類者。婦至設饌。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鄉飲舉解。與燕禮。儻爲相類矣。而有不類者。大射飲公。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少牢特牲相類矣。而有不類者。昏禮奠菜。聘禮釋幣。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比而觀之。禮經一書其廣大精微。非聖人豈能作乎。略舉數端。以例其餘。優而柔之。屢而飫之。是在學者之自得焉。

凡燕禮命賓。聘禮命使者。皆于燕朝。聘禮投幣及反命。皆于治朝。聘賓初至及將聘。皆于外朝。

廷堪案諸侯三朝。一曰燕朝。一曰治朝。一曰外朝。禮經皆有之。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注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蓋據燕禮言之。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大射之位與此略同。是燕朝卽射朝也。此朝在路門內路寢庭中。卽周官大僕所掌天子之燕朝也。

大僕鄭注燕朝朝于

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故聘禮圖事于此。又聘禮授幣使者朝服

帥衆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寢門外朝也。又云

官陳幣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

東西面北上。

司土正朝儀之位。卿大夫西而北。上與此正同。

宰入告具于君

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入告。入路門而告。又云。史讀

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

介。公揖入。此入亦是入路門。又反命。乃入陳幣于朝

此使者入。是入雉門。反命畢。乃退。注。君揖入皆出去

此君入方。是入路門。路門卽寢門也。此朝在路門之

外。卽周官大宰及司士所掌天子之治朝也。聘禮聘

賓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賓
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致館設殮後厥明訝
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下經云公皮弁
迎賓于大門內大門卽外門也此朝在大門之外門

卽庫門故朝士鄭注亦以外朝在庫門外也卽周官小司寇及朝士所掌

天子之外朝也所謂三朝經注俱明甚聘禮疏云諸
侯三朝燕朝燕禮是也又射朝大射是也不見路門
外正朝當與二朝面位同考燕禮之朝卽大射之朝
疏既誤分爲二又不知聘禮授幣及反命皆在路門
外之治朝而云不見路門外正朝蓋未之深考也

凡卜筮皆于廟門唯將葬則于兆南

廷堪案士冠禮筮于廟門注筮者以著問日吉凶于
易也不于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又云筮與席所卦
者具饌于西塾注饌陳也西塾門外西堂也又云布
席于門中闌西闕外西面又前期三日筮寘如求日
之儀特牲饋食禮筮日席于門中闌西闕外筮人取
筮于西塾又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少牢
饋食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筮于廟門之外宿尸
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是凡筮皆于廟門也士喪
禮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又云族長

泄卜

注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

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

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下人及執爇席者在塾西

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闔西闕外此卜曰之門

謂殯宮之門也上經君臨大斂節巫止于廟門外注

凡宮有鬼神曰廟然則殯宮門卽廟門是卜亦于廟

門也筮亦有不予廟門者士喪禮筮宅旣朝哭主人

皆往兆南北面免經注兆域也又云命筮者在主人

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韮兼執之南面受命筮人許諾

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注中封中

央壤也是將葬筮宅則于兆南也筮宅不予廟門而

于兆南者反吉也亦質文相變之義

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筮日筮人東面受命于主人宰
自主人之左贊命筮者許諾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
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注士之筮者坐著短由
便疏云知著有長短者按三正記云天子著長九尺
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也士冠禮筮日筮人
執筮抽上韝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
命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是士
之筮禮經文皆云卽席坐故知士坐筮也少牢饋食

禮筮日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韉兼與筮執之東面

受命于主人

注史家臣主筮事者

命畢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

下韉左執筮右兼執韉以擊筮遂述命乃釋櫜立筮

注卿大夫之著長五尺立筮由便疏云大戴禮三正

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其著長立筮爲便對士之

著三尺坐筮爲便若諸侯著七尺天子著九尺立筮

可知少牢饋食卿大夫祭禮經文云立筮故知卿大

夫是立筮也又士喪禮筮宅但云筮人北面指中封

而筮不云坐立此是士禮當亦是坐筮也然經無布

席之文或攝盛如卿大夫立筮歟至於卜日之禮宗

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涖卜，卽位于門東。

西面。

注：涖卜，族長也。

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

受卜，人龜示高。

注：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涖卜也。

涖卜受視，反之。

宗人還，少退，受命。命畢，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

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

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據此則

卜禮士亦坐卜也。而經文止此一事，別無可證。注云

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

多也。疏云：言凡非一，則大夫已上皆有述命。述命與

命龜異，故知此不述，而有卽席西面命龜。若大夫已

龍溪雜錄 卷十三
上有述命者自然與西面命龜異可知蓋卜重于筮
威儀多龜無長短之殊自無坐立之別而但以述命
不述命爲異也

又案士冠禮疏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筮法依七
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
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
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折錢折錢
則八也此卽京氏易項氏安世日以京易考之世所
傳火珠林者卽其法也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爲折
兩面一背爲單俱面爲交俱背爲重說與賈疏正同

考世應飛伏遊魂歸魂納甲等說皆見京氏易中然則近日錢卜猶是漢人舊學古之筮法不傳已久宋代撰著之儀乃後儒以意爲之者固不若錢卜之術近古而可信也

又案世所傳筮儀甚舛陋近王氏懋竑以爲非朱子作其言曰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可謂先得我心者矣

凡樂瑟在堂上笙管鐘磬鼓鞀之屬在堂下

廷堪案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擿越

瑟下孔

內弣右手相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

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鄉射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

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

何瑟面鼓執越內弣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

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

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

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弣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

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

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

注禮大樂衆也

僕人正徒相大師

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土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

內弣挈越

鄉飲酒大射皆後首挈越鄉射燕禮皆而鼓執越

右手相後者徒

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

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是瑟在堂上也燕飲之樂有瑟

有笙故鹿鳴之詩云鼓瑟吹笙與禮經合也鄉飲酒

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禮笙入立于縣中西

面注堂下樂相從也燕禮笙入立于縣中大射儀樂

人宿縣鐘磬鑄建鼓應聲朔聲箎鼗皆陳于庭是笙

管鐘磬鼓聲之屬在堂下也樂貴人聲故歌者在

其餘皆在堂下有瞽之詩業篋應田縣鼓鼗磬祝圜
簫管皆云在周之庭亦與禮經合也

又案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

縣今禮經中惟大射樂縣可考

燕禮樂人縣注縣鐘磬也蓋亦軒縣

蓋

諸侯之軒縣耳然東縣之建鼓應鼗移于阼階西又

北面一縣僅設一建鼓亦與軒縣正禮少異也考大

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

笙是磬名非笙簫之笙

西面其

南笙鐘其南鐃皆南陳此東縣一肆也又云建鼓在

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注鼓不在東縣南爲

君也此鼓亦屬東縣當如下文西縣以次而南今移

在阼階西故注以爲辟君位也

陳氏陽以爲建鼓應
聲不設于東縣南以

稱次在洗東南
故也說與注異

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亦

鐘

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聲在其北

此西縣一肆也鼓在鑄南爲樂縣之木制又云一建

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縣一肆也北縣僅一建鼓

者注云國君與其羣臣侑三而爾無鐘磬有鼓而已

其爲諸侯則軒縣

北縣不全
叛氏繼公張氏爾
岐皆以爲辟射位說與注異

又云

籥在建鼓之間注籥竹也謂笙蕭之屬倚于堂戴氏

震曰凡樂器吹者近堂擊者遠堂故笙簫之屬在此

也又云鼗倚于頌磬西紘注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

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鼗蓋所以代祝者故大射有鼗無祝也所可見者如此而已燕禮亦軒縣故云笙入立于縣中鄉射用大夫禮判縣兩面故亦云笙入立于縣中鄉飲酒用士禮但特縣一面

諸侯之士半天子

之士有磬無鐘

故云笙入立于磬南也

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間歌四謂之合樂

廷堪案鄉飲酒禮一人舉觶畢工入升自西階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于堂上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此笙奏也。謂笙入奏于堂下也。又云乃間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

歌也。謂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間作也。疏謂堂上歌魚麗終堂下

笙中吹由庚續之以下皆然。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芣苢。此合樂也。謂堂上堂下衆聲俱作

也。疏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凡四節。鄉射禮。遵入獻酢之

後。工入升自西階北面。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但合樂一

節。無升歌笙奏間歌三節者。注云志在射略于樂也

燕禮獻大夫。後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此升歌也。公爲大夫舉旅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
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
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也。遂歌鄉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合樂
也。亦四節。大射儀，獻大夫畢，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
三終。此升歌也。又云，乃管新宮三終。注新宮之樂，其篇心。此笙
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無間歌、合樂兩節者，亦志
在射略于樂也。經云，鹿鳴三終，蓋統四牡皇皇者華
而言。故鄉飲酒義亦祇云，升歌三終，此其證也。注謂
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于講道，略于勞苦，諮事恐非。

也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
注言遂者不間也疏據之以爲吹管者亦吹笙是知
下管卽笙奏也

又案李氏光地曰據儀禮作樂凡四節升歌一也笙
入二也間歌三也合樂四也蓋堂上之樂工鼓琴瑟
而歌堂下之樂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
在上匏竹在下卽笙管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閒
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準此以求則搏拊琴瑟以詠升
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
閒間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其說是也竊

謂論語師肇之始謂升歌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升歌爲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卒章爲亂。合樂爲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間歌者舉始終以該其全也。亦與禮經相發明。

又案合樂之說賈疏甚確。謂堂上堂下笙歌並作也。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者蓋堂上瑟歌關雎葛覃卷耳則堂下亦笙奏關雎葛覃卷耳是爲周南三終。堂上瑟歌鵲巢采芣苢則堂下亦笙奏鵲巢采芣苢是爲召南三終。故曰合樂三終也。孔頴達正義謂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

繫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不知孔氏所謂合之者，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乎？抑工歌關雎時卽笙鵲巢以合之乎？如工歌關雎時卽笙鵲巢以合之，則堂上歌者此篇，堂下笙者彼篇，萬無可合之理。如工歌關雎後始至鵲巢以合之，則仍是間歌，非合樂矣。且果歌者爲周南，笙者爲召南，則經文何不直云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蘋，而云合樂乎？孔氏之解，蓋不若賈疏爲得矣。陳澧集說亦承孔氏之誤。

凡士禮冠昏喪祭皆攝盛。

廷堪案士冠禮再加皮弁服三加爵弁服冠畢乃易

服服元冠元端爵鞞奠摯見于君遂以見于鄉大夫

鄉當作鄉疏亦作鄉字冠義亦作鄉大夫詳見賓客之例鄉先生注謂皮弁服與

君視朔之服爵弁服與君祭之服惟元端爲士之正

服論語公西華曰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蓋以士自居耳見君必易元冠元端者

明皮弁爵弁二服是攝盛非士所常服也此冠禮之

攝盛士昏禮納采用鴈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大

夫執鴈士執雉士當用雉而用鴈者攝盛也注謂取

其順陰陽往來者非也又云主人注主人婿也爵弁纁裳

緇袍乘墨車婦車亦如之注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

攝盛也。

周禮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

疏云爵弁用助祭之服親

迎以爲攝盛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

之服爵弁尊于皮弁非士服明矣經又云女次純衣

纁袂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

純衣絲衣

追師鄭注云衣祿衣者服次

考士妻當服纁笄宵衣

此見

經下文及特牲禮

則次而純衣亦攝盛也此昏禮之攝盛士

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又云陳襲事于房中纁極

二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祿衣緇帶黻韜考極唯公射

始有之此攝盛也既夕禮大道奠厥明陳鼎五于門

外注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注謂

禮記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三
盛葬奠卽攝盛之意也。既夕記薦乘車載棺載皮弁

服注通帛爲棺孤卿之所建亦攝焉。

周禮司常孤卿建棺大夫士建

物此乘車當亦攝盛用墨車注以爲棧車疑非君賙
賓奠幣于棧此謂柩車非乘車也此喪禮之攝盛士
虞禮特牲饋食禮尸飯畢皆三獻考飲酒之禮士一
獻大夫三獻士祭而三獻者攝盛也此祭禮之攝盛
冠昏爲人道之始喪祭爲人道之終故皆攝盛與他
禮不同後儒但知昏禮爲攝盛而不知冠與喪祭亦
然故多岐說也

凡適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外

廷堪案士冠禮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注

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于阼少北辟主人士冠記適

子冠于阼以著代也亦見禮記郊特牲及冠義文是適子冠于阼

也又士冠禮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即醮于房

外注房外謂尊東也不于阼階非代也不醮于客位

成而不尊又禮記冠義鄭氏注庶子冠于房戶外又

因醮焉不代父也是庶子冠于房外也適子冠于阼

或醮或醮皆于客位士冠記所謂醮于客位加有成

也士冠禮三加訖賓醮冠者筵于戶西南面鄭注冠

義云戶西爲客位蓋醮于客位亦醮于客位也至于

庶子則冠于房外亦醮于房外也適子或用醴或用
醮庶子惟醮之以酒而已此適庶之分也

又案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

注父兄謂諸父諸兄

冠之曰

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
適子冠于阼少北醴于戶西皆辟主人也若孤子則
自爲主人故拜與禮皆在阼也又大戴禮記公冠篇
公冠自爲主士冠記云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未造
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
立諸侯象賢也然則父在雖天子之元子猶從士禮
父沒其子繼世爲諸侯故公冠篇自爲主人如孤子

冠法矣。公冠四加。元冕饗賓。以三獻之禮。無介與士禮異。

凡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醮之以酒。

廷堪案。士昏禮。婦見舅姑畢。贊醴婦。席于戶牖間。注

南面位。詳見上例醴畢。婦饋舅姑。此言適婦也。是適婦酌

之以醴。兼饋舅姑也。又士昏記。庶婦則使人醮之。婦

不饋。注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

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

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于適也。是庶婦醮

之以酒。不饋舅姑也。疏云。其儀則同者。適婦用醴于

客位東面拜受醴贊者北面拜送今庶婦雖于房外之西亦東面拜送故云其儀則同也注云庶婦不饗蓋以經記無文知之敖氏繼公曰婦不饋則舅姑亦不饗之矣敖氏又謂是時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當于受適婦之見之禮則醮之之位其亦在戶牖間歟說與疏異竊謂庶婦卑恐不能南面于戶牖間也

又案封建之世諸侯有國大夫士有家傳重及承重者始爲宗子先王制禮于適庶之分最嚴故于冠昏首重之蓋慮其啟爭也然適子不得立即非大宗庶子苟得立即爲大宗如季武子愛悼子立之則公鉏

雖長不得爲宗子矣。孟莊子卒立羯，則孺子秩雖長

不得爲宗子矣。並見左傳襄二十三年趙襄子母卹其母賤，簡

子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爲太子，則伯魯雖適長，不

得爲宗子矣。見史記趙世家至于臧武仲以庶子得立，遂爲

大宗，及得罪奔邾而立臧爲爲後。亦見襄二十三年傳則適兄

且爲庶弟之後矣。蓋爲後者始爲宗子，不爲後者則

非宗子。封建旣廢，惟世爵之家有之，其他無所謂宗

子矣。隋劉光伯駁牛里仁大夫降服議曰：古之仕者

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

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縗三月，良由

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

何降之有，可謂深得禮意。見隋書儒林傳今世祿之法不行。

士大夫無重可傳，而論宗法者，憑空推一宗子，雖無寸祿，猶使之主祀，可謂賢儒不知通變。蓋自道學盛傳，學者多高談心性，無暇深求聖人制作之本，不及南北朝諸儒多多矣。

又案禮記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方氏苞曰：所問不及庶人者，古者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並入國學舍，不率教而屏之遠方，鮮不爲士者。官族士族之適子，降爲庶人者，至少也。此言謬矣。

夫士亦有田祿乃一命以上者故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非後世博士弟子之通稱也士之子恒爲士士冠之適子冠于阼特牲之嗣子舉奠皆宗子也若庶人則失其宗祫所謂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者也

見左傳昭三年

不得爲宗子曾子何故而問乎方

氏之陋往往如此不足深詰也

又案陳氏祖范曰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

漫於喪計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果
然乎哉此論可與鄙說相發明矣

凡冠禮或醴或醕皆三加

廷堪案士冠禮始加緇布冠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
元端爵鞞出房南面再加皮弁與賓揖之適房服素
積素鞞容注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出房南面三加爵弁服纁

裳鞞鞞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冠畢賓酌醴醴冠者此

冠之正禮也若不醴則醕用酒始加醕用脯醢賓降

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鹽爵主人降也卒洗升酌冠者拜

受賓答拜如初如醴也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

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
東立于筵西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
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齊之其他如初若
殺則特豚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羸醢兩籩栗脯
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齊之注齊當爲祭字之誤也皆如初齊
肺此二者皆醮用酒之禮每加皆醮一醮三醮醮質
酒文也注云若不醮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
改者也疏以醮爲周冠子之法醮爲夏殷冠子之法
蓋據下記之法而言夏殷質而周文恐非經意也

凡昏禮使者行禮皆用昕唯壻用昏

廷堪案士昏禮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

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疏云

商謂商量是刻漏之名故三光靈曜

惠氏棟曰三光靈曜當作考靈

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

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

而言其實二刻半也王氏應麟曰詩正義云尚書緯

謂刻爲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

取此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義與賈疏同

皆作商量之商讀如式羊切阮侍郎元曰三商日入

後計刻漏之數商筭至二次也今舊筭法有初商再

商三商之制古法或與之同考昏禮壻用昏使者則用昕士昏記凡行事必用昏昕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疏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昕卽明之始君子舉事尚早故用朝旦也云用昏壻也者謂親迎時也所謂昕者卽前疏日未出時二刻半也又案昏昕者卽今之矇影限也以時憲術考之太陽未出之先已入之後距地平一十八度皆有光故以一十八度爲矇影限然北極出地有高下太陽距赤道有南北故矇影刻分隨時隨地不同其隨時不同者二分之刻分少二至之刻分多也隨地不同者愈

北則刻分愈多愈南則刻分愈少也若北極出地五
十度則夏至之夜半猶有光愈高則漸不夜矣南至
赤道下則二分之刻分極少而二至之刻分相等赤
道以南則反是設求春秋分之矇影刻分則用斜弧
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距赤道爲一邊赤道卽春
秋分去北
極九十度北極距天頂爲一邊天頂距矇影限爲一邊一
百
入依北極出地度求得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
晝分餘卽春秋分矇影刻分也求冬至之矇影刻分
亦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距冬至爲一邊
象限內加餘二邊與求二分同依北極出地度求得
距緯卽是

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卽冬至矇影刻
分也求夏至之矇影刻分亦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
角法北極距夏至爲一邊象限內減
距緯卽是餘二邊與求二
分同依北極出地度求得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
半晝分餘卽夏至矇影刻分也如京師北極出地三
十九度五十五分以前法求之則春秋分矇影六刻
五分冬至矇影六刻十二分夏至矇影八刻九分古
人推步之術甚疎不論何地何時皆以二刻半爲昏
昕之候其說今不可復用矣

又案斜弧三角三邊求角法以角旁之兩邊相加爲

總弧相減爲較弧各取其矢相減

用矢不用餘弭此休寧戴氏法餘

折半爲中數又以對邊之矢與較弧之矢相減餘爲矢較以中數爲首率以矢較爲二率以半徑爲三率二率三率相乘首率除之求得四率卽所求角之正矢也此學別有專書備論略附其概于此

凡冠于禰廟昏于寢

廷堪案士冠禮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又迎賓至于廟門揖入又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皆不云何廟惟筮于席陸氏釋文席古廟字門注席謂禰席則經所云廟者皆指禰廟而言是冠禮行于禰廟也士昏禮期初昏

陳三鼎于寢門外。注寢壻之室也。又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是昏禮行于寢也。然所謂寢者指婦至壻家成禮而言。至于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則皆于女父家之禰廟行禮。土昏采主人筵于戶西注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禰廟不于寢也。成禮後婦見舅姑亦于寢。若舅姑沒三月廟見則亦于廟也。土昏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注壻見于寢則又與親迎相變于寢而不于廟如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之儀矣。

又案王氏懋竑曰士冠禮鄭注云庶謂禰庶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于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庶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庶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于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于禮乎又曰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其說皆精確蓋世所傳家禮王氏亦以爲非朱子作也王氏平日極尊朱子而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不苟同如此非若流俗之尊朱也

燕樂二十八調說上

燕樂之源據隋書音樂志出於龜茲琵琶惟宮商角羽四均無徵聲一均分爲七調四均故二十八調也其器以琵琶爲主而衆音從之遼史樂志曰四且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弭叶之皆從濁至清是也虞世南琵琶賦聲備商角韻包宮羽與段安節琵琶錄商角同凡宮逐羽音二語正同皆不云有徵聲琵琶四弭故燕樂四均矣第一弭聲最濁故以爲宮聲所謂大不逾宮也分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謂之七宮此弭雖曰宮聲卽用琴

之第七竽名爲黃鐘實太簇清聲故沈存中云夾鐘宮

今爲中呂宮

黃鐘爲太簇故夾鐘爲中呂下同

林鐘宮今爲南呂宮無

射宮今爲黃鐘宮也第二竽聲次濁故以爲商聲分爲

七調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

調曰林鐘商

卽商調

曰越調謂之七商此竽琴中無此聲

卽今三竽之老竽琴散聲無二變故以應鐘當之名爲

太簇實應鐘聲故沈存中云無射商今爲林鐘商也

大簇

爲應鐘故無射爲林鐘

第三竽聲次清故以爲角聲分爲七調曰

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林

鐘角

卽商角

曰越角謂之七角此竽琴中亦無此聲卽今

三弜之中弜與七商聲相應故其調名與七商皆同所謂商角同用也名爲姑洗實亦應鐘聲故沈存中云黃鐘角今爲林鐘角也

姑洗爲應鐘故黃鐘爲林鐘

第四弜聲最清故

以爲羽聲所謂細不過羽也分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高平調

即南呂調

曰仙呂調

曰黃鐘調

即黃鐘羽

謂之七羽此弜即今三弜之子弜實七

宮之半聲故其調名與七宮多同所謂宮逐羽音也名

爲南呂實亦太簇聲故沈存中云黃鐘羽今爲中呂調

南呂爲太簇故黃鐘爲中呂下同

林鐘羽今爲黃鐘調也

今補筆談誤作大呂調

後之言樂者不知二十八調爲何物不知古今律呂不

同爲何故多置之不論卽論之亦茫如捕風故或於琴
徽應聲求之或直以爲貿亂皆不得其解而妄說也蓋
燕樂自宋以後汨於儒生之陋者數百年矣明魏良輔
製水磨腔又高於宋之燕樂雖有六宮十一調之名其
實燕樂之太簇一均而已今爲考之陳編按之器數積
之以歲月心力始得其條理惜孤學獨是獨非未敢自
信願與世之同志者共質焉

燕樂二十八調說中

宋南渡燕樂不用七角聲及三高調蓋東都教坊之遺
制也至於七商七羽亦如七宮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

林鐘夷則無射七律則與東都之燕樂互異焉夫古今律呂不同世儒不得其解已疑爲貿亂而東都之律呂復異於南渡苟不深求其故則岐路之中又有岐焉益樊然莫辨矣七商本起太蔟也南渡乃起黃鐘故姜堯章云黃鐘商俗名大石調王晦叔云夾鐘商俗呼雙調朱文公云無射商俗呼越調而周公謹亦有夷則商調也七商起太蔟則無夷則商七羽本起南呂也南渡亦起黃鐘故王晦叔云黃鐘羽俗呼般涉調夾鐘羽俗呼中呂調林鐘羽俗呼高平調夷則羽俗呼仙呂調周公謹亦云中呂夾鐘羽也高平林鐘羽也仙呂夷則羽也按夢溪筆談

燕樂字譜分配十二律及四清聲七宮一均用黃鐘大

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故殺聲用六配黃四

呂配大一配夾上呂配仲尺鐘林工配夷凡射七字也七

商一均用太簇夾鐘仲呂林鐘南呂無射黃鐘七律故

殺聲用四配太一鐘配夾上呂配仲尺鐘林工配南凡射

六配黃清七字也七羽一均用南呂無射黃鐘太簇姑洗

仲呂林鐘七律故殺聲用工配南呂舊凡射配無六配黃

四配太一洗配姑上呂配仲尺鐘林七字也故不數南渡

之律呂雖與此異而殺聲則未聞有異是名異而實不

異也於是大石調本太簇商更爲黃鐘商矣雙調本仲

呂商更爲夾鐘商矣小石調本林鐘商更爲仲呂商矣
歇指調本南呂商更爲林鐘商矣商調本無射商更爲
夷則商矣越調本黃鐘商更爲無射商矣此七商互異
之故也般涉調本南呂羽更爲黃鐘羽矣中呂調本黃
鐘羽更爲夾鐘羽矣正平調本太簇羽更爲仲呂羽矣
高平調本姑洗羽更爲林鐘羽矣仙呂調本仲呂羽更
爲夷則羽矣黃鐘調本林鐘羽更爲無射羽矣此七羽
互異之故也姜堯章大樂議曰見宋史樂志鄭譚八十四調
出於蘊祗婆之琵琶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
鐘大呂宋史作太簇誤下同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宮

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闕大呂之商羽矣

闕三高調今云商羽蓋當時高

宮尚存

亦其證也二十八調闕七角聲及三高調尚有六

宮十二調乾興以來教坊新奏又闕一正平調金元人

因之遂餘六宮十一調云

中原音韻云自軒轅制律一十七宮調今之所傳者一十

有二元人之不考如此

燕樂二十八調說下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陶宗儀輟耕錄論曲皆云有六宮

十一調六宮者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

宮是也

舊皆以仙呂宮爲首今依燕樂次序正之下十一調仿此

十一調者大石調

雙調小石調歇指調商調越調般涉調高平調宮調角

調商角調是也按燕樂既有七宮七角矣何由又有宮
調角調也七角調宋教坊及隊舞大曲已不用矣何由
元人尚有商角調也皆可疑之甚者考宋史樂志太宗
所製曲乾興以來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調總四十八曲

所謂十七調者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

宮六宮大石調雙調

宋史誤脫
調字今補

小石調歇指調商調

宋史

誤脫商
調今補

越調般涉調中呂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羽

黃

鐘

十一調燕樂二十八調不用七角調及宮商羽三高

調七羽中又闕一正平調故止十七調也此則正史所
傳鑿然可信者矣蓋元人不深於燕樂見中呂仙呂黃

鐘三調與六宮相複故去之妄易以宮調角調商角調

耳所以此三調皆無曲也

中原音韻有商角調黃鶯兒六章般耕錄併入商調則商

角卽商調之誤也

六宮之道宮元人雜劇不用金人院本有之

是金時六宮尚全也十一調之小石調歇指調般涉調

中呂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調元人雜劇皆不用金人

院本亦有之惟無歇指調是金時十一調僅闕一調也

以金元之曲證之中原音韻小石調青杏兒注云亦入

大石調則小石調附于大石調矣元北曲雙調有離亭

宴帶歇指殺則歇指調附於雙調矣般涉調諸曲較耕

錄皆併入中呂宮則般涉調附於中呂宮矣中呂調金

院本與石榴花同用則中呂調亦附于中呂宮矣元北
曲商調有高平隨調殺則高平調附於商調矣

高平調
卽南呂

調元南曲有仙呂入雙調之名則仙呂調附於雙調矣

黃鐘調金院本與喜遷鶯同用則黃鐘調附於黃鐘宮
矣又金院本有羽調混江龍元南曲有羽調排歌此羽
調不知於七羽中何屬當是黃鐘羽也混江龍本仙呂
宮曲排歌亦在仙呂宮入聲甘州之後然則黃鐘羽又
可附於仙呂宮也故元人雜劇及輟耕錄有曲者祇正
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五宮大石調雙調商
調越調四調較中原音韻少小石商角般涉三調明人

不學合其數而計之乃誤以爲九宮至於近世著書度曲以臆妄增者皆不可爲典要也

此書間有空白文節亦未盡填補今日據學海堂本勘較亦一快也考冬以玉在莊尚書後集中有漫漶者亦未學涵本校之則皆黑塗畫一字爲之闕之因慨阮文達劉涪解以惠來學甚爲感嘆而
其時幕中極勤者此率歲工不加勤夜亦不閒心是嚴賜
聖諸君之責也今去大寒節前一日李恣伯再跋

道光丁未嘉平初二日讀數